

# 奇葩人的奇葩人生

●程学武

用“神童、天才、小人、小偷、宰相、盲人”这么多词语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，是不是很奇葩？这个奇葩之人就是南北朝时北齐的祖珽——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盲人宰相。他将人的多面性展现到了极致。

这个奇葩人，突出一个“奇”。他的记忆力，堪称“最强大脑”。史书记载，皇上口授他36件事，事后他竟能一一回忆记录，丝毫不差，在场的同僚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这个奇葩人，确实“葩”。他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多才多艺，音乐、美术、占卜、医术无一不通。他博闻强记，通晓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。公主出嫁时，《魏书》作者魏收赋诗两首，祖珽应和两首，结果应和之作的名气反而比原诗更大。

这个奇葩人，也有“骨”。当时有个宠臣和士开，皇帝高湛十分喜欢他。祖珽却说和士开溜须拍马、祸国殃民。高湛大怒，用刀把捣祖珽的嘴，还对他皮鞭棍棒伺候。祖珽毫不低头，嬉笑怒骂，巧言善辩中尽显骨气。皇帝怒火未消，将他打入地牢，还用茺菁子做成蜡烛，熏瞎了他的眼睛。后来，高湛去世，其子高纬亲政，祖珽重入官场，爆发出惊人能量。他翻

手为云覆手为雨，很快做到尚书左仆射、燕郡公，朝堂上下都称他为“国师”“国宝”。一时间，祖珽威震朝野。他希望在宰相之位大展身手，却因耿直得罪新皇帝及其佞臣，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撵下台。

宰相干不成，祖珽被贬到北徐州，降为刺史。此时南朝军队入侵，他的政敌想借南朝之手除掉他，同僚也不派援兵。祖珽兵行险招，下令杀掉城内鸡犬，大开城门。南朝军队见全城寂静，心生疑惑。半晌，祖珽令军士擂鼓呐喊，南朝军队惊慌而逃。南军回过神来再次包围徐州，本以为祖珽是个瞎将军，没想到他策马出城射箭，南军再次逃跑。祖珽大摆“空城计”，打退南朝军队进攻后不久，因病死于徐州。

这个奇葩人，还很“污”。他有3个令人羞耻的“爱好”：贪污、盗窃、好色。有一次，皇帝宴请群臣，吃到一半，发现桌上的饮酒杯不见了。皇上纳闷：“谁这么大胆，连朕的东西都敢偷？”于是命令侍卫官搜查，最后竟从堂堂宰相的衣服里翻了出来，差点把皇上笑喷。还有一次，皇帝领兵作战先胜后败，仅率数骑逃走。祖珽接驾时，趁机偷走皇帝玉带。因为祖珽

也偷过太子的宝贝，太子每次看到他，都会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们小心点儿，贼儿来了！”此人超级好色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却最喜欢一个60岁左右的寡妇，还口口声声喊她“娘子”。因为祖珽骑着一匹老马，还自称宝马，于是“老马十岁，说是骠驹；其妻耳顺，还称娘子”——这首逗趣他的歌谣便流传开来。

这个奇葩人，真“诈”。同朝为官的大将军斛律光十分鄙视他的人品。当时斛律光身为大将军，一个女儿是北齐后主高纬的皇后，一个女儿是太子高恒的太子妃；家族子弟都封侯作将，还娶了3位公主，家世显赫。但祖珽指使心腹造谣，污蔑斛律光与北周勾结，还在皇帝面前做伪证，最终害得斛律光一家满门抄斩。祖珽害死斛律光这位忠臣良将后，彻底瓦解了北齐的军事基石。后来，北周灭了北齐，胜利者周武帝感慨：“假如斛律光还在，我们怎么可能占领这里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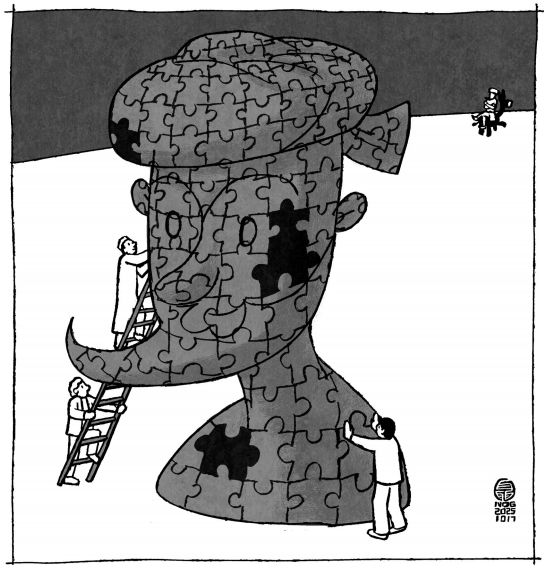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“奇葩”人生，矛盾得令人咋舌。概括起来：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，一个奸诈机巧的小人，一个善恶难辨的高官。他的多面人性，让人久久难以释卷。

总有人问，阿凡提究竟是哪里人？土耳其人说他在阿克谢希尔长眠，乌兹别克斯坦人在布哈拉为他立起铜像，新疆莎车县曾郑重列出10项证据，吐鲁番的村庄也有碑石为证。一场关于籍贯的无声“争夺”，倒让这位倒骑毛驴的智者，身后多了几重身份。仿佛他驴背上的褡裢里，装满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与记忆。

这般“争夺”，实则透着一层文化的温情。阿凡提的本名“纳斯尔丁”，意为“先生”或“导师”。在丝绸之路上，他就像一株梭梭草，落地生根，随土生枝。土耳其有悬空而设的墓门，寓意“智者能入”；乌兹别克斯坦的陶偶嬉笑怒骂，满是市井气息；新疆传说中，他头戴花帽，口嚼巴旦木，与巴依老爷周旋。同一个人物，在不同地方竟活出不同面貌——毛驴走到哪里，故事就讲到哪儿。

## 阿凡提的故乡

文/小寒 图/聂敦格



何必非要争一个“故里”？名人籍贯往往牵动一方乡情。阿凡提作为智慧的象征，自然更令人趋之若鹜。但民间文学的美好，恰在于其无界。他的故事如融雪渗入戈壁，绿洲皆润。笑话在土耳其被辑录成书，在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市井谈资，在中国化作动画对白。百姓传讲时，早已将自己的生活与盼望揉了进去，使他成了“自己人”。若执意考据，反而失其真味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96年定为“纳斯尔丁·霍加年”，并非要考证阿凡提的生平，而是致敬跨越族群的智慧与正义。

如今，毛驴车的铃铛声渐稀。昔日巴扎上万驴奔腾的场面，早已被摩托与汽车取代。库尔班大叔的子孙上北京，不再骑驴，而是搭飞机半日即达；和田的农民建起现代化养驴场，阿凡提的坐骑，竟成了产业链上的一环。时代滚滚向前，固然可喜，却也不免令人怅然——当毛驴从伙伴变成景观，当智慧沦为旅游标签，那份人与驴相依为命的朴素天真，是否也如沙中蹄印，随风而逝？

然而，阿凡提的故乡，从来不是地图上的某一点，而是每一个响起会心笑声的地方。当吐鲁番的孩子模仿他的语气调侃坏人，当土耳其老人讲述他戏弄贪官的故事，智者便一次次重生。布哈拉的夕阳为铜像镀金，葡萄沟的游客与石像合影，毛驴朝向何方，本不重要。它的蹄印早已化作丝路的文化符号，提醒我们：智慧没有籍贯，它属于所有在平凡日子里不失幽默与勇气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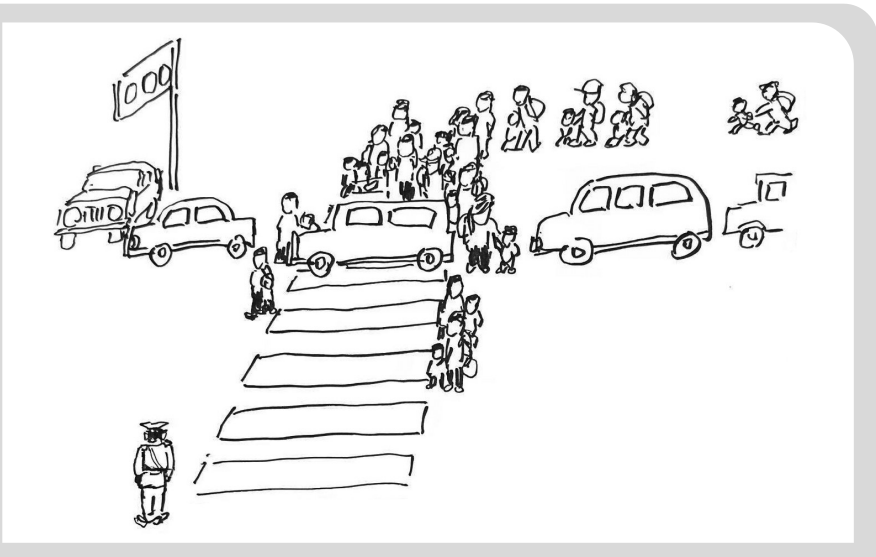
倘若阿凡提知晓众人对他的籍贯争执，大概会捋须笑问：“我的驴认得路，诸君的心，可认得哩？”说罢轻抖缰绳，驮着半袋笑话、半袋思索，渐渐隐入大漠苍茫。



英方漫画

放学了

吴志攀



## 陪护的情态

●卖呆丙

病房里，七成以上的患者年龄在花甲开外。他们手术切胃剔肠，陪护必不可少。陪护者的情态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情世态。

老乙年过花甲，正在陪护一位耄耋老人。他每日低眉顺眼、忙忙碌碌，恭恭敬敬地伺候着，还不时抬着“熊猫眼”瞟瞟监督他的老伴儿，生怕被挑剔。有人夸赞：“这儿子真孝

顺！”老“江湖”护工摇头搭话：“您看走眼了，他是‘半个儿’！”

有人笑着问原因，老“江湖”侃侃而谈：“亲儿子陪护，往往‘有恃无恐’，什么都敢做，难免会呵斥老人。瞧，那位埋怨老娘的，一定是亲儿子，人家有‘血亲可恃’。‘半个儿’就不一样了，和有血缘关系的相比，他们算是外人，只是爱屋及乌，唯恐搞砸夫妻关系，所以表现得客气恭顺。当然，其中也包含亲情。‘半个儿’侍奉老人，其实是对婚姻的珍视。这种情感不像血缘关系那样天然，更需要用心经营。陪护的女儿大多很

贴心，‘小棉袄’的说法名不虚传。儿媳做陪护的虽然少，但我见过比女儿更具孝心的，这样的儿媳应该大大点赞！儿媳也算间接血亲，总比‘半个儿’关系更近一层。”

有时候，至亲反而成了至疏。血脉相连，不一定就愿意守护亲人；血缘最近的人，有的甚至比不上雇佣的护工。而那些笑意盈盈、默默善待老人的人，必定怀有仁善之心。情态受心态支配，仁善之心决定脸色好坏，或许与血缘亲疏并无关联。

